T2720/22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八

周尚文　馬永　梁震　祝雄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凉州副總兵築凍牆百里距河套虜數游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啓不恊方坐譴奪職會虜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書劉天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巳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尚文都督同知嘉靖十九年也二十一年名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虜戰黑山追至凉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虜寇鎮邊堡尚文與戰解虜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虜一大酋虜大挫引去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暘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尚文精騎萬餘遇虜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及於永寧斬其後殿脩補牆堡七百墾田五萬畚鍤之事以身先士築鎮邑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暘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衛雖已廟祀蔭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

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已意爲予奪其間冒濫或至
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每厪聖憂誠宜厚
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
百戰功勞又肆言繇東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
治不知何故即死東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詐毀
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
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言東心無他第狂迂當
治上曰人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
三月錦衣衛其執東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
東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予

鎮撫司獄尚文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
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委曲自壬寅以後虜
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
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
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
祭葬如例而東錮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榮成化
初從征黑石崖歷鎮番參將威名大著永魁瑰沉毅
而見人頫首下視言笑靜寡正德初隸陸完麾下從
擊流賊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永以千總隷彬稱病不起强之稱病篤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犯塞入馬蘭峪殺參將陳乾以永代又明年虜犯塞戰栢崖再戰白羊峪俱捷中首虜以百計論功陞署都督僉事總守薊鎮駐三屯營尋陞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耎其傭倍給諸健武者衣餉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上注視久之馬永耶永守擦崖口當虜衝其地絶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月糧城之廨舍立與軍士釜甕塲闘無不畢有乃遷軍守之一擊虜洪山口督兵伺伏斷虜爲二大敗虜人論功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永斬其驍酋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大同叛卒殺都御史張文錦是時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九邊効尤且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廷臣言永居隣境觀變甚明宜悉如永議因言永有威望可屬大事即令與侍郎胡瓚提兵暫駐近境以待頃之大同卒竟平五年上疏乞宥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都督府軍民千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爲北門鎖鑰東面

長城臣切見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已絶科索以裕其
財革占役以寬其力捐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
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虜畏服
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當軍民
耕穫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
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攜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爲陸
完代祈卹典坐罪固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已
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已
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賜
優容不報永既去官薊鎮被虜無虛日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十二年大同軍再亂
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
經復召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家兵逼賊斬
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十八年遼東廣寧達軍儀
伏等四十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
上深嘉悅陞永右都督先是遼東變定上下將于李
時時謂永有家丁百餘咸驍銳善騎射至是竟得其
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
報即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
恤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先已

預待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撻之使去或求鹽米而來即親出關外分給虜畏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以爲蠻荆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州則都城北顧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遼人爲之罷市櫬歸漁陽漁陽人皆洒泣兩鎮並祠祀之永善調虜情能名知人奬拔蕭陞劉淵祝雄皆起列較爲方鎮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能挽强弓發百矢以把總累遷遊擊將軍嘗先登陷陣虜人畏之謂之梁王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鎮守延綏陝西大同初大同總兵李瑾廉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忿貳一日長哨軍醉憤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尋悔之還率家僮出禦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則舉爲號則域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兵至衆素怨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矢盡衆擁入執瑾殺之都御史潘倣走免名總兵朱振與謀振者嘗有平亂功既調僉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爲倣擒首惡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兒等數

人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兒怨振擒已誣其主謀源清名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郤永率衆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惡閉關門永斬關入殺掠幾盡叛軍益煽惑城中民閉大同城門罍之刦出繫獄指揮馬昇楊林以爲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請入城撫諭書髯而偉叛者畏焉於是密與潘倣及郎中詹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爲嘉靖十二年明年春書與倣給叛者符約賞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於城外時林昇爲應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黄綰以慰問代王勘核功罪至復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始平源清永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謫譴有差大同至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繼瑾者魯綱軍士賤鄙之矣震繼爲總兵名諸鎮兵語曰我無爾陵爾母我叛王法軍令我不敢破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射向鎮兵時時語曰爾所敢驕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衆以故稍稍斂縮震在官廉甚又時激諸軍以義氣於是咸聽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玉林川斬首百四十級又出黑山民門貓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嘗出塞擊虜戰于紅崖兒敗之陞左都督蔭一子百户

十八年鳩工繕堡甘苦與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敢近塞虜近塞者家丁輒出刼之刼得虜馬震輒與刼者或謂震開隙曰凡開釁者謂虜不輒擾邊我撲殺之今虜數深入不苦之彼肯畏耶震用兵先筭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虜益入世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謚武壯

祝雄遼東前屯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爲用虜入塞親率子男爲士卒倡子少却立斬以殉虜每望雄旗幟即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敢南牧世廟嘗書其名于御屏雄性廉靜自奉泊如奉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氊帽不異行伍卒于官私囊僅足充斂薊人立祠祀之

俞大猷　戚繼光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爲秀才時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卽易衍兵旣襲官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劒本學泉人生平研易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緝廬閉戶不求聞達嘉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著韜鈐內外編註解孫武沒不授子以付大猷

大猷上伯溫書陳禦象猴傳槌地之法不則使人持
尺書諭降之夷俗無禮好殺辱諭使破竹而束其膚
必得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
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大猷言交人用象以
車接戰之具合作長矛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
日一給於崎嶇峻嶺之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爲名曰
猴傳我所進兵賊必開設陷穽久之草長不異平
陸凡遇寬廣疑地須令前鋒抱槌擊打驗其虛實既
得掌千户印於金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
以教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
此非吾自見之地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
選材官大猷曰可矣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
塞詩書爲基忠孝爲根選材官應詔無如大猷御
史上名兵部大猷鬻資走京師復上伯溫書曰大猷
知小謀大危也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衒妄也三者
皆盭不避而蹈者思效其區區也方今賢公卿主議
百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翼於
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凡流抗身孤獨之表奮
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陣
之勇怯則耻介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
謨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循
事求情言愈激則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

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結客仗劍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揆繇職此也大猷生踰三十家無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閩中黠夷爲患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率數十死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繫而致之當道以爲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哉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爲縱橫辯詞特

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必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沉劍於淵俛頸櫪待腐草萊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南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忠有兼聽芻蕘之美是以鬻資裹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醜虜蓄害僅未舉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庭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怛憂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

兵者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爲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衆共之示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專也且使展布四體無肘繫也今也奏牘紛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知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持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達賊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群羊當猛虎所以不敵繇羊無當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亦甚可惑凡主寡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敵也今也視聚兵爲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欲戰欲罷皆在於虜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聞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饑舍此耻彼豈非國家儲賄充羨使之萌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

計耻貨賕兩購其罪帥長尤大大猷所謂糧太備者此也大猷欲言盖不止此固當迎機而設亦待大司馬隨問而對書上伯溫大奇之送贊畫宣大軍門爲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叙其地鑒形貌已占其愚此一來也盡罄資用以充行槖爲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其遠聞驚風而不悽被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宿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譚戰陣矣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爲功而已以大猷之狂竊謂虜今日敢爲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古人譬醫今復舉說見謂已陳請譬爲文儒生爲文當先識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

於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爲鬬戰之具未脩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謂未脩之具者欲以强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銳虎又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又鈎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堠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勢之奇願得一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貴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則非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相公用大猷言使閱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鞠躬周旋殄瘁至死雖肉食野烏骨暴砂礫猶生之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行徒糜廩祿以虛歲月雖關門生入微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民將有先朝露塡溝壑而已因爲切近三事以獻一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

正兵以禦衝突鑾名入口對大猷名其素號知兵者
折其爲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辨其爲虛鑾曰吾不當
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大驚一軍而是時虜遁大猷
知鑾無意歎曰忠心滅虜奇功報主爲宗社長久之
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賦東征歌歸矣中國外
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
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迂我也伯溫因爲大猷
請命擢守備汀漳既至上言巡撫都御史今守令巡
海之官視地方安攘如傳舍渡舟然因日教技擊暇
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箐逋結次第平定亡何海寇

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僉書時新
興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
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新興
一縣浪賊引猺賊成亂猺賊化外之民也治宜緩浪
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因出榜招諭極其切至浪賊
化爲新民而良民輒因睚眦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
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攜糗糒單騎入村教以忠信仁
義戰守自强之法復從數人入諸猺峒諭教之峒人
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橫界中與其黨梁伯清俱來大
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與諸酋之他所發視挾

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勦汝我則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已汝守汝已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人忠信汝無怙終汝而怙終我心捄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爲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款保全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奏遷福建都司時安南逋臣范子儀欲簒其幼主莫宏瀷之位挾莫登庸別子正中保萬寧州以匡復爲名擁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大猷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旣至馳入子儀諭降其黨解散者一萬安南人乘子儀勢孤破逐之子儀還走入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子儀復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捕之函首以獻交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入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俞佛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鎭之交南永安新安諸

州皆揖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遠所以耻敗從海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乘載交人有糜折逃遁而已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徵側徵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有天地則有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年一亂亂必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帑費耗平民受傷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爲一時而處之逆計未來之禍豫爲一時而弭之竊謂天下之物以群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群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聯千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

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强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因請於朝以爲海南右參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參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款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詩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顛危至甚乃復收港賊尋亦遁凡大猷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不可登繇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濤之險又倭刼海岸其患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倭登岸行刼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我海上舟亦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孰非舟因我之舟不勝其載登陸刼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

浙西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園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搠河船周防戰備撤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其可戰一鼓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遁夫賊在海外海船足衝之賊入內河河船足困之計數年之費爲一大舉勢必盡絕今總督軍門但知急戰新進將領但承指揮輕死決鬬徒兒戲耳王翦之對始皇也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杰鬬鬬用二十萬人不勝乃以六十萬人使翦復往夫如是者不用八十萬人乎其爲軍興費不用八十萬人費乎早用翦言寧復至此夫若此者不持重之鑒也悖用大猷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粗安而整搠河船之議竟不施行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爲總督尚書經始至亦欲大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粵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爲持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粵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

壩斬首三百餘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創內防之策惜
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世宗大
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
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連破
賊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
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
知海上無警者二年世宗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
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
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
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勦絕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

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
使鏜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世宗必殺
直倭從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俟命倭怒
宗憲給之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艅入閩閩中
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
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
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
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繫首以裙結腰從一材
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波士民軍較喧問咨嗟

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遭吾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友人李杜守之杜泉州人稟資雄邁善出新意發經傳所未發大猷當事有疑質問一言而決時譚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溧陽史際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爲上言之錦衣帥陸炳爲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持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耳虜於中國乃爲不決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可乃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輓上下强弩神銃擊堅及遠篁茀龍盾而虜弓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於安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鎮篁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筭無遺策始發之日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

撫之詔以爲鎮筭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聚寇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十萬人復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勦時三省尚屬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刼使急擊毋反巢上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萬衆一夫浪走若其奔竄流殺爲禍滋大璉雖離巢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與走逐之宗憲一聽大猷之所爲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出徑斗絕孰敢先登大猷曰屬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巔栢嵩嶺璉果奔竄數戰盡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窘計離其黨執璉自贖璉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欲與鬬大猷撫凡大罵敢鬬者死夫吾惡賊不靖耳何必在我江兵執璉廣兵執璉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義賊殺二千而返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爲罷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贛與都

督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潮有倭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寇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鎮撫臣偕大猷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款使人招平平率衆來謁單騎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平不能自決然猶爲大猷殺倭百餘級而與之絶大猷居平梅嶺而平終不戢詔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會征大猷曰兩將不能以相使盍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兵不至平遁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寇李亞元等爲寇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留于朝曰大猷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分五道兵征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矣其酋韋銀豹黃朝猛入會城刼布政司庫手刃參政民衷桂芳復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此時總督兩廣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車破虜繼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經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閩船閩兵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爲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賊

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剪株枝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何恥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鵰勦戰國用兵師也速不嫌拙大舉征勦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言廣省城外即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欻忽耳倏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造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論功皆首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分七哨入居三月計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招撫之須五月乃可出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永安矣於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爲州州曰永寧而巡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眞兵部覆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爲奏移鎮福建時方議攻賊彭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副

使鄧之屏促向彭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殺把總去御史論劾大猷大猷竟不言之屏短坐免官時萬曆元年也大猷結髮爲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指動以報明主拯蒼生爲念長於料敵未嘗敗衂居常稱堂堂天朝匪茹之寇非蠻則虜帝王之師有征無戰節制之兵動圖萬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恥勝與其完目前之局毋寧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訏謨而永之然世多不然其說至其爲之不就而後信服而卒從之至於永久訏謨一時當事固未能決也其倭陷興化時興人急在燃眉而大猷講五攻十圍之道鑿溝壘堵海堧以待戚繼光至然後與劉顯一鼓平之興化所繇陷坐劉顯玩戰興人怨顯次骨而亦大詘大猷顧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堧者戚公驟至能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爲福建巡撫上功於朝繼光顯皆得陞蔭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綸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

在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妾
媵尚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
今其時也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大猷友人李
杜諷大猷老也盍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
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歲夷虜時肆憑陵平生志在
西北邊老當益壯甄而後已矧譚公在位又知我心
虜自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大陣勝之者世宗庚戌
之變將士愞懦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耻也穆宗皇
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幾不能軍何以示國
威衛天子於是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於朝曰鑾

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輦之
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
小戎俴收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耴任
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
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
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
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罷大猷在軍
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邇以爲
實修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
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

餘家大猷與湯克寬擊賊海中風濤立起天色黯晦不得爨者二日軍士皆哭大猷豁然稱快克寬曰此豈快時大猷曰某平生無所憂掛今與公同時溺海業緣既盡亦是快事克寬大服風定執贄稱弟于嘗元正見偏裨堂上離坐荅揖侍者推坐向後揖竟返坐侍者不豫前遷遽跌於地冠簪俱脫大猷侍起整冠抖衣略無異色退語人曰[illegible]日以雅量弭災兆矣其年平泰亦無殃災

平生推奬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興化之難第先爲秀才大猷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學辨博而卓於見深城猷同郡人克寬邳州人第連江人第與予善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高帝初百戶祥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爲後武宗中部戍卒踐更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遣之蓆帽與約作難景通佯應之旦日爲黃冠遁去武宗所名見方士鍾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遊都之術屢擊殺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未子魯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

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褰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爲公察蚤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爲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躍栖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押闢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鍋鼎烹汞偶退火出丹室命繼光主扃繼光進武大烹扃戶自若既排戶入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攖九龍敗矣覆鼎出汞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將軍貯硝樓中戒母上也繼光私舉火爲戲燄薰天孝廉將軍厲詰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圜而熠入版者三寸孝廉將軍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年十餘隆隼方頤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襲世官亡何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戌待試武闈會虜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從輯和衆心一軍皆服陞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浙中倭甚

義烏人故勁慓繼光言督府請練爲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菹澤多走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鬬試既習得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堯臣部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寧海告急繼光旦之寧海賊果大來登桃渚新河圻頭諸處堯臣自將留海門軍趨新河破之温嶺而寧海賊聞繼光旦至悉遁去謂台州城中虛逼之繼光聞警促還昧旦引兵

午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囂繼光後至呵怒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挾矛右挾刃壯士朱珏持短兵擊折其矛再折其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邀擊俘馘亡脫而折頭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銳千五百人往堯臣曰千五百人寡矣將軍與約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無留行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間道遁

仙居繼光繇大道先之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提
槖贖命我兵不省盡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
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是爲戚家新
兵所至破竹矣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
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繇福建長樂連江福
清南下聚黨焚刼新賊繼至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
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歲刼衆聚徒且十
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亟發督府兵
八千出浙帑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
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橫嶼絕島中再旬入福清大
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興化銜枚趨之夜四鼓抵賊營
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平明領
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具旗幛行酒郊
勞振旅還浙中行已何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陷之
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
寸帛在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乘
鄣望救兵兵備副使翁時器居城中巽懦寡謀震得
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
百往賊盡扼之居數日顯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于
時器賊殺之衣其衣詐爲顯約書縋城而上曰今夕

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錮之時器怒不聽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斬關延賊城中大亂賊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鋒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奚世亮亦爲亂兵所殺時器與參將畢高遯去賊焚公署火民居旬餘子女玉帛搜掠一空親兵嚮導與之流連歡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繫人索贖耻船亡得脫者事聞上震怒罷震得逮時器高及邦光俱謫戍乃用譚綸爲巡撫都御史而以繼光爲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攜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營之倉卒

大亂刺眞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鏟洗無遺嘉靖四十二年也先是莆人夢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上成歷午未至酉申牛女界號令明重熈然歲見太平至是人測之土成城也重繼也熈光也歲帥也繼光又字重熈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聞戚兵來無不膝受刃繼光與俞大猷同爲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大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爲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繼光出兵逆之裨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

月農郊婦子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何足贖失必立往竟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滅賊乃食也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繼光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時方爲參將閩人見繼光驟立功威但稱曰戚參將云穆宗即位虜陷石州東薄昌[illegible]幾不守用廷臣議名譚綸繼光入策閫中父老詣撫臺攀留不得也繼光入上書言西北

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繇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立一裨將爲之連衝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綸出就督撫命繼光總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可易爲總理耳于時諸主將視總理猶寓公然綸言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於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乃請名向所[illegible]南兵脩薊鎮邊牆樓櫓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illegible]

萬緡而考工計久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用車戰如俞大猷之法其秋虜不敢犯論功首最始塞下士邊將束馭無律繼光所名南兵至陣而見軍門待立于郊適雨甚自朝至于日中總干山立軍容益壯邊人大駭繼光故以參將入閩進副總兵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神宗即位用脩薊功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繼光所得久鎮薊以張居正善任之居正沒人併言繼光命移鎮廣東踰年疾作得謝還卒戚將軍名將也起裨較屢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殺鹵萬計人言其善用寡巳又曰善用衆巳又曰善用敗巳則曰善用勝人之言曰縣官自急海事以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提千餘烏合躪穴梟夷之即無論戚將軍用寡巳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獨戚將軍能將數萬人若一人而肝膽之即亡論戚將軍用衆巳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以敗告戚將軍治兵益自如自利瑕釁誤敵使懈即陰鼓我氣驟鬬之故戚將軍敗往往爲勝端即亡論戚將軍用敗巳他

將見小勝則小溢大勝則大溢此自爲懈其勝也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治兵益自如故其勝也又爲常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勝已戚將軍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邊牆之役繼美爲御先諸材官蓋魯橋異人所謂功名差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得子豢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子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衷甲入寢號跳怨祖禰大慟乃棄刃抱頭痛哭攜他姬子子之而繼美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貧時妻市魚三斬之朝進首午進尾問有餘則曰亡繼光意臑在腹其陰自奉心嗛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嘗提兵出鎮殺賊賊輒至圍城繼光妻部勒登陣竟以完城郎曰世稱俞大猷爲龍號戚繼光爲虎一時東南名將也譚綸相知兩人間尤深大猷其薦疏有曰伏見臣猷秉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正而不譎口不譚功心惟在國謗言朋起順受不辭事勢難爲慷慨獨任吉甫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流也其推重如此

沈希儀　何卿　劉顯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爲指揮使年十八綰衛印令尉以其將家子易之顧雖年少具勇略撫士得其心廣人尚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蠻希儀擣陳村寨賊山上牆立希儀獨拍馬登山賊却下誘希儀入淖前趨刼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希儀捩頸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鐙韡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殪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恂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脅旣連斃三酋追入菁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毒弩中脾整軍還還而中危疾幾殆所部士刀穿手矛刺股脊繫拽鐵鎖鐺痛毒自戕爲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人持箭貫喉其得士心如此而自是希儀知名矣尋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旣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丁嶺隘以伺使熟猺導之入以某隘閉告希儀策之斬所閉隘入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從之澗深沒馬希儀束濕馬於樹沿澗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出乘濕馬與其後騎更追賊斬賊數十級諜者告希儀荔浦賊八千渡江而

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諜者又告賊飽歸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濶希儀謂滑石牽線而濟衆可薄也蛟龍而成列濟難圖矣令軍中伐岸竹揭竿爲百旗插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烟疑之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希儀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希儀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驃皆踣洲上賊辟易其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賊洲賊後行者擠墮淵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誅之鏌令分兵五哨入而猛勁兵盡在工堯希儀自請當工堯竟以計殺猛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語在方與記同領事者嫉希儀功而鏌所以善後亦不聽希儀之所爲坐不叙繼鏌者爲王守仁則信希儀用其言薦爲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賊巢比比前後兩知府被賊殪且弩城兵疲不任戰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希儀乃卽用柳兵千人

與百户紹宗分擊之賊懼因熟猺爲解乃以其所虜生口牛馬爲獻賊素怯柳兵至是與柳人始知柳兵勁也大凡巢賊所以縱横皆繇熟猺及城中黠吏民爲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谿峒千百里外輒知一議征勦口語沓沓手足已露以是得爲備甚者我所任爲嚮導往往誤入死地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至活脫不可踪跡希儀以爲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諜諜而使官軍人則賊疑察知諸猺中不能絶我商販人陰求販者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更與若貲試爲我詗皆喜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絶栈深箐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秘之希儀欲出走則使心腹人爲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三兵皆聚命曰出某門盡貿貿第從旗頭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奔追殪之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絶遠村聚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希儀始至柳令諸猺出入買賣游戲城中無禁時入府見希儀希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詗賊賊發輒報又輒厚賞令諸猺妻入見其妻其妻好

慰勞賞之針線包帕銀簪諸物又命諸妾婢灌之酒察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加勞苦之私賞益倍更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歡喜皆來希儀妻傾筐篋給之盡而其戒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而誇之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嗾其夫報賊冀已得入府受沈夫人物而希儀間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言者諸猺婦因其使人附耳報希儀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家兵至繞繩記之諸軍第捕繩以內家出數里停軍審究諸猺中老弱婦女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猺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我乃不敢詈賊賊時時詈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詈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頃之擣而盡殲之自是所鵰勦無敢助賊戰者鵰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瞷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瞷出五牛我罰不且勦自是所鵰勦無敢刀弩而門瞷者希儀獲劇賊不殺剜兩目賞之金返之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第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之以給被虜家賊不敢隱盡

還所虜掠而剜目者輒求多賊至出自所有益與剜目人以是不爲賊矣希儀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患在牽制齷齪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險易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何可縷數也刻畫進退揉已然待之不亦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筭者也昧筭故不得不受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爲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椽史知之督府檄下而督府椽史知之夫事機不敗於札牘之煩而緩急不

左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邂逅追賊爲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佯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人則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蹠血瘴以死或餒槁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草同色潛持銃往發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

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調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調之城中希儀坐城中不出也東西巢益相顧怪駭益落膽易面爲好猺獞矣希儀在柳先後十餘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猺賊弩中知府膊者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子歸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時怒而挺刃猙獰恐之希儀佯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猺謂諸猺之

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猺亡妻子者悉來投希儀令入空舍視之其妻室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詈扶諫豈汝爺豈汝娘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無它欲得扶諫耳諸猺曰爲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狼兵也希儀曰諾犒而去之諸猺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而使熟猺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子刃挾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猺劫妻子者殺妻子然

後戰諸猺白希儀曰我等已縛扶諫置巖崗中獻之恐讐公自取之希儀得扶諫遂歸猺妻子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四懸諸城門希儀威信既著率令猺攻猺猺雖懼讐然不敢不往嘗與期天大雨悉泗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顧能使猺不作亂而已能使猺攻猺未有如希儀也希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猺獞耳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狼兵地隸土官而猺獞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法輕不能制猺獞若割猺獞地分隸之近旁土官土官富貴世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就戀巢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如此則猺獞皆爲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法也而時不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濬子也夷民聞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名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

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響應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希儀與兵備使者在賓留久言請往見小主人希儀聞留言心駭念金去賓州數百里留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驟且及廣右何有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希儀故自作微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乎毋殺人劫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留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我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希儀笑曰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爲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希儀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希儀言金大喜眞謂可倚希儀官因率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希儀欲無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

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希儀所爲要使金謂官府渫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愼之愼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希儀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土官衣裝雜椽史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希儀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希儀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眞叛挾矣不若散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夫亦足自衛也金如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千人從金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好慰之曰吾爲汝奏聞留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

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鬬則奈何因間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史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希儀與兵備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陽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所以語貴五還道候希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希儀曰請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御史往柳州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盍護送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從者可百人希儀遂與之偕至五十里金欲還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希儀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且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後偕還金遂

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送中金躍馬墜希儀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扶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希儀愛金故不敢恚金至柳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名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謂金曰癡兒子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名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塀立希儀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予留金披之以紅紵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希儀曰吾奏留功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奔歸病悸死思恩復安蓋希儀以皐緩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

剝笋然人以是益多希儀筭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爲參將久廣西人刻木主配於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强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五復與思恩土酋劉現盧回爭峒地貴五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經經從衆議兵剿之現與回連敗貴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陳茂義都指揮白泫就希儀問計希儀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矣誠盡遣諸軍從老弱卒徒手入其營面諭之曰若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欲甘心久矣奈何使之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返兵峒中束身立功仇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二人如希儀言武緣遂解兵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進都督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與蜀中何卿同總兵江淮佐滅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召總兵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仁之役賀縣諸猺據上下磥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

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難遥度請悉付希儀軍入巢覘之希儀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復深入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居黎蠻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顓愚可計始市猾輒導官奴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後聽筭更錢錢直十數倍知州濬在官黷貨其所遣官奴尤甚黎訴那燕出二牛與官奴官奴不嗛縛撻之諸女婦更出叩頭求服不許那燕子强起解縛追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紿濬遽上變那燕懼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勦已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後至謂必進曰瀍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釋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五指山下得那燕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以有貴州之命至貴再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仁叛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莫知也希儀

身不滿六尺膽勇機警臨敵目光逆射兩顴赤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闌累几衣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在執兵前部卒部卒無不飈發爭奮平居嬉怡謔笑腸胃一直如繩至其臨敵谿谷網絡鬼神莫測也私財俸賜多給諸耳目人軍中有先登與斬首者賞不失頃刻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郎曰沈希儀治采阻之蠻夷則工禦江南平地之俊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柳所謂將不樂牽制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信夫

何卿正德中守備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克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二千金陷爵爲巳地上怒革卿任巡按御史冉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軍至今思之官久家故貧安所得二千行賄上乃解王廷相言往在蜀中見何卿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要以承平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苟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

之不暇何公蓋達此意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中爲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爲之盤時刻知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爲將領顯爲人濶疎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嘗一衂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爲都督矣其時倭犯江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南兵部尚書張時徹檄顯守浦口顯白時徹曰賊性貪婪輸掠既衆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書辟顯顯乘傳往見御史喜爲顯具饗會顯曰賊在顯不能咽食請爲公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至東安諜之賊遺顯謾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斃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人倭顯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詬之賊出顯叱三騎使[illegible]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顯馬馬駭顯下馬抉鏃賊卒馳顯前顯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鬬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

之顯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顯赤幟號于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踣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居而譟曰獲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復出退謂其魁魁怒摘冠揮衽左持刃右執扇登岸而麾賊衆蟻輳矢集如雨顯單騎遇之格者半掇者半矢盡又張其鋭圍顯數重弗克射之輙殪賊氣稍奪顯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磔其魁衆不攜也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賊大潰還奔舟舟焚顯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顯身不滿七尺不胄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刃起見刃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云神人云

名山藏卷之一

臣林記 隆慶臣一

晉江何喬遠 譔

徐階 高拱 趙貞吉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幼隨父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絓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階疏其不可孚敬名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嶽瀆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定天下

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乎敬卽曰卽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而毀之乎且明公能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謫階推官延平府鍥而識之曰階小人也永不敘其後上忘之矣累遷至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名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虜薄都城下階傳言守城策於上上然階言虜附書求貢上名問階及相嵩嵩曰搶虜亡患也階曰虜勢如此難言亡患須議所以禦之上曰是則何如階曰今虜逼而我虛宜權許以疑之第恐難饜將來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亦何愛焉階曰事有甚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能受則柰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階曰臣請言所謂疑者今虜書皆漢文眞僞不可知請往諭之曰陛下謂汝等雖稱臣求貢所求書皆漢文無信使抑萬無城下要脇理果歸誠當斂退塞外遣使具表聽處分不者有勦討而已如此往還少日我四方援兵亦且至卽不退可拒之矣上稱善者再因請視朝以鎮中

外之心上首肯上既殺兵部尚書丁汝夔等階薦爲民前副使聶豹前都御史何棟上納之始上悅相嵩至是數密諮階邊事階對屢稱旨漸爲上所信嚮仇鸞得幸上密言相嵩父子不法狀上內疑嵩鸞通虜誤國而嵩莫之敢言階獨密奏繼與錦衣帥陸炳實其跡上大驚鸞死剖棺戮之益謂階親已亡何倭起江南上以階江南人數問階階言今爲兵者一而民者自能使民者守令令將校一不利輒坐死守令自如或左降何勸懲也守令勤則餉必足守令果則諜必信守令警則閒必嚴守令仁則兵必力上是之階

微見自得上益謹事嵩先是者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階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即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則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懼然乃寢然以先後御史王宗茂趙錦論劾嵩者階擬旨皆坐薄罰心疑階爲繼盛游說久之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劾嵩時來翀階門生也而傳策階同府人以此大疑階密奏辯若指階主使者上下獄考掠遠戍之嵩曰人事豈必繇彼顧彼好

爲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之矣此意使也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於撰玄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階嵩出直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久上諭階曰卿亦歸第階對曰臣歸不如在直上悅頃之上所居永壽宮災欲治之嵩言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階乃密言之工部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蕃同之不許嵩恐而階日與禮及兵部尚書楊博不離工作次其與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而急搆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階自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至是累進少師兼支吏部尚書俸凡三賜勅褒錄一子中書舍人超拜璠太常少卿會滿十二年考賚金綺羅緡階爲人陰重有權略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日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今璠往來嵩家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夫見遺者世蕃爲酒致階階至爲忍嘔受觴及後稍知上聞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敗上懲世蕃不賜階直廬曰毋久直久直家兒外作奸階言當問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狹

邪爲奸長安市中也謂之外奸久直奸也甘言比周爲奸朝堂以調主上謂之內奸不久直盜奸也上悅以直盧賜階階懸三語曰威福歸主上政務歸諸司用舍刑賞歸公論次輔袁煒數出直請召之不許階言凡事同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衆弊生上曰善階弟陟官九列久次當遷階不令內徙又緩其遷期以自遠陟內不自得上疏借指階內行上不行上欲增閣臣一人問誰可階對知臣莫若君在陛下上曰知臣之君有堯舜太祖而已嵩我簡任乃至此階對陛下崩嵩非不當才末路驕怠過聽子負上恩耳昔堯於四凶太祖於善長惟庸皆始用終誅陛下無損於明上曰堯聖人首太祖艱難興天下猶然遭此後世之君宮生內長又烏能知之階對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惟在廣聽納廣聽納惟在有言必察有言必察則深情隱慝無所逃奸階累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三年當考十五年滿逡巡未敢請上知之賜金幣羊鈔珍饌法酒特進上柱國錄一子尚寶司丞賜勅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力辭上柱國及部宴再予金幣前是階以例乞骸上謂階

卿自擬留吉不可何不令煒代我言階言煒擬留臣知之即臣擬也上手答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輔首居正宜贊不逮罔棄是思上賜階玉帶以白金一錠爲製資擇賜蟒衣所謂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階病痰嗽遣御醫視中涓賜猪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出尚方珍劑二瓿命司禮貴臣齎手札喻以調攝藥方葢嘉靖初上調藥賜張孚敬至是始再云袁煒卒階數請增置輔臣上數難之因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率不時請骸骨上欲留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久據此位而恩威常上出紀綱法度毋敢

顓也上曰而亦狗曩時耶久之用嚴訥李春芳副四十四年也是時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侍郎高拱主貢舉考試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目云民之秉夷夷不同夷虜哉拱大驚階爲拱剖解上乃罷上諭階曰郊廟弗躬早朝久廢要我爲不能矣今病多體弱目下便卦盡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問在直諸臣計此安美易爲不恐後艱醜耳階皇恐對大畧謂傳繼臣不敢聞命計諸直臣語亦漏泄自古艱醜事必有強等究惡之人及有

大奸逆在其左右今皆無之聖明亡疑上曰汝對何云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對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昔人則今賢孝非昔比謂昔年則恐是離間之託聖明勿聽也上曰汝對不知指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必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或不甚妄階復對成祖在位久仁宗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間史册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中外共聞萬萬無可疑慮是時上久懲哀冲莊敬兩太子不利故穆宗皇帝僅用裕王居邸而奸人陰蠱遂意上躊躇裕景間者上所諭階艱醜之事意恐已久於位裕王年長後爲天子不得久歲等者待也昔成祖久於位致仁宗久待卒短於祚上意既難言詞復奇與階不知指若謂上有疑於裕景二王間欲以塞離間奸逆之蠹然所對裕王賢孝可以安上心於晚節矣而亡何景王亦甍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幸矣而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未嘗踰刻上益愛階階之前天下無所不申兵水旱厲沴乘之赤白之警無虛月分閫以

上一語不中指立就逮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事
諸臣復有竊上顏色爲威福數千里外不能探計有
徙槖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階既日以寬廣上
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徼遠戍往往
若歷縉紳士大夫亦快於得以自盡自階在事上所
誅夷竄謫益少階懲嚴氏穢濁之後特開講學門戶
以導清流之嚮雖其勦竊浮附媒功名者比比士依
名節義理亦多上未年久疾忽忽不愈欲幸興都階
據上體不耐道途以對而上意忽決階力言往者歲
在己亥聖駕有興都之幸今二十七年所矣皇上自

度精力孰與其時計册論比二十七年者即今聖體
違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
不適殿且已亥歲虜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邊六
卿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塡重兵大臣巡視今邊
堠時警軍實不充倘都輦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斂民供億
全楚兵荒頻仍有如比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
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乙之報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
遂罷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苦卿可先慮輔
理非輕上崩階草遺詔詣奏裕即報可施行傳詔之

日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益階念上英斷類
高皇帝獨晚節齋醮織作不已先後言事諸臣久得
罪欲自登極詔書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
終之德未光飲泣具草以奏人追舉故相楊廷和所
草嘉靖登極詔爲世宗正始正終之美云穆宗即位
乞休不許初大學士高拱嘗侍穆宗裕邸吏科都給
事中胡應嘉者階同鄉傾危士也階相世宗獨親階
拱與大學士郭朴嚴訥具位而已拱以是與階頗相
左世宗久不豫應嘉畏拱以宮僚柄用乘上疾言拱
不夙夜在公隘上賜宣之廬移家屬西安門外潛夜
歸上近稍違和群臣籲天祈祐拱移書籍器用出有
必君父心拱疏辯會上病漬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
望階意恨之刺骨及是時吏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
事中欽御史維新並坐謫應嘉上言吏部尚書博山
西人也山西仕於朝者殊無一人降黜而考察半科
道其謫欽與維新皆私忿故事庶官被考察者不得
論捄階與朴拱用故事擬旨黜應嘉編氓臺諫諸人
疑拱脩故怨脇階以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
因論捄應嘉語侵拱他科道官亦交章上階奪衆論
請改應嘉外謫許之拱益疑階王一敬而一敬復與

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齊康者拱門生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疏辯乞休不許科道官交章劾康聽拱指授宜置法大理寺寺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僊土木之誤誠亦有之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丰心鷹犬搏噬善類罪又浮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被劾宜引退康挾私懷奸宜重治其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上降康二級外調之始康疏上時科道臣集闕下嗤罵康一敬尤不勝憤與康交劾互指爲邪黨而拱前後疏辯詞旨頗激言者益衆極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之劒以去大憝御史巡按在外者轉相倣傚即不言衆共趣之大抵隨聲附和而拱竟去階求去不允乃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之沒者厚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爲欺上下諭命階詳處階請錄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竟弗罪士大夫亦益悅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世宗置不問軍坐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脇求辭甚悖厲階曰往已失

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即有變有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而振武營新軍散除穆宗元年也其秋上欲詣陵其明年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團營兵又欲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年再滿支伯爵俸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禮部趙璠爲太常寺卿

階疏辭求退不許許辭伯俸及部宴戶科左給事中張齊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階哂而斥之則又上他疏亦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先帝十八年贊成神僊土木之誤及大行草遺詔及歷數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各邊告急皇上屢勤宣諭階畧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威福而已上以齊抵誣調之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見先帝宸居無所聖衷

焦勞又以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顧不辭不諫何繇逭罪若夫輔臣草詔是曰代言禹湯罪巳興也勃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之先帝臨崩臣不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盛德賛嗣服之新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誦彌留之聖增遺弓之慟臣於先帝毀與忠與臣與嚴嵩同官序先齒長安得盡抗調停勸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于下先帝獨秉公道主張于上嵩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顧君父乃君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邊徼事一歸兵部閣臣調擬進止而巳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務又非能如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不肖則宜奪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與一從優備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上業巳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因發張齊奉命賞軍宣大時有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遮上命逮齊下獄謫戍之久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于是夙昔附階者盡反面傾階焉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

松人遂訟階於瑞日以十百輩影閧者且數萬排門
遶榻捶擊唾詈有司媚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
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
試目於先帝因調吉駁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
士張居正言階輔相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
濁爲清一時朝政脩明海内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
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
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白金麟幣勅諭階奏謝官其
一孫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追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
登進士官光祿少卿

高拱者新鄭人字肅卿徐階去拱諸門生爲行金由
貴人盛譽於上而拱得復相隆慶四年也既拜命以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使兼掌
吏部事免奏對承旨拱才辯朗博治經論政皆有理
會雖複鷙不能容物而當官敏達果任其奏疏多有
可採者拱上疏曰國家苦邊二十餘年矣兵者專門
之學宜豫養待之請求智謀才力之士使專官兵部
以爲司屬不復他遷他日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
屬補之邊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之邊總督缺卽
以邊方巡撫補之又兵部左右侍郎外更可添設右

侍郎二員使其練習兵政若乏人巡邊及缺總督卽可推往閱歷既深尚書有缺便可用之至於治邊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禍福榮辱近在斯須有功則宜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宜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如久在邊陲有成績者又爲通融休暇之法特取回部回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養之有素用之不匱將人人無不盡其才而邊事舉矣上善之拱上疏曰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此北邊也閩廣粵以西若雲貴此南邊也二邊之人宜擇有才力知兵事者使爲本兵司屬或二人或一人彼生其土既有身家之慮且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强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眞僞皆可熟知本兵有所處分便可一問而得其他員尚多乃以處才智有力之士固未嘗偏用邊人又可裨益邊務上善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當爲地擇官不當爲官擇地臣惟薊遼山陝邊有司也禦虜牧民實有兼責今官其處者非遷謫則雜流而已處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謂其不堪內地而望其堪於邊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何以不蹙也請自今除補沿邊有司必擇而用之有治見成績兼通武事者得調

繁有保惠困窮俾民樂業者得比內地三年後陞遷加等有捍患禦敵特著奇績即以軍功論有才畧恢弘智謀特達之士雖縣此爲兵備巡撫以及總督無所不可不能者降級別用觀望推委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以軍法治罪開功名以歆之前則莫肯不盡心嚴謫罰以繩之後則莫敢不盡力夫如是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也然而等名沿邊人或見其如此將有借以倖進者臣唯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乃名邊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乃名邊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乃名邊其他無得漫名邊又可杜倖進責吏治焉從之拱上疏曰廣東故富饒地近民窮盜熾皆坐無良有司夫有司何盡不良於廣也用人者謂廣瘴癘鄉耳有司甲科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十之四五而繇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前路之

短甘心自棄且地僻一隅聲聞不通朝著難達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誰何者嶺南財貨所出珍寶爲多士不艷心鮮矣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閒有一二自立撫按旣薦矣其所劾者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夫固不勝劾也彼見撫按不勝劾則益無所忌憚夫以甘自棄之人處於僻遠之地艷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居者長惡不悛來者淪胥亦溺民憔悴日甚而皆驅於盜賊也夫不肖者罰賢者賞帝王所用勸懲也臣廉得潮州知府侯必登勸農弭盜治行廣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庶官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請亦準此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血脉流通頂踵貫至然後可以却病而延年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上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遠所周知則誰不畏罪修職萬里之外哉從之拱上疏曰吏部論人爲職考察最重而數十年懲汰之數大較不相懸絕大抵但取足數襲爲故事數之不足卽無其人强索以充數旣足矣雖有不肖姑置勿論且其所稱不肖者又多苛求於隱細而縱捨於奸邪或有所不能識或有所不敢問以此行法曷令人心服也又考察半歲前撫按論劾

俱不題覆曰將以備考察之用夫爲不善者方其未露或有倖心猶存顧忌若明知必去半歲之內無不爲矣請自今無限定數勿求苛小有被撫按論糾者疏下革任聽處覆覆合去者如考察例覆合留者檄到乃復其官從之拱上疏曰國初舉人進士一體並用以故躋八座稱名臣者比比後稍偏重於今極矣舉人年力稍强輒遷延希第必至衰邁始勉就官閒有壯年出者則又志溫飽爲貪者也臣請選授舉人如所本格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職不得爲州縣長以阻其日暮途窮之鄙心亦謂其閱歷諳練可以理繁而治劇其他選有司者授官之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吏部一體陞取撫按官一體保薦若果才德出衆京堂部卿不次擢之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天下或可冀治也從之拱上疏曰行太僕苑馬鹽運治鹽皆關國要比來類名閑局卿若使以考不稱職及有物議之人安置其中夫既不稱職矣有物議矣斥可也退可也奈何安置卿若使乎宜擇廉謹有才望者政成之後得與參政副使一體陞擢若有卓異即如先朝故事不次超遷從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不得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責親族所居難

於行法身家所屬易以爲奸也若學倉驛遞閘壩等
官卑而且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
歸彼其所司者訓誨出納而已供應啓閉而已何有
奸若法近例教官邊遠人得授本省人甚稱便乞視
此例從之拱上疏曰中外官賢否必繇撫按舉劾而
邇來撫按諸臣任意輕重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
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
疾則安得但致仕而已或論其贓私狼藉有證據或
論其搒掠多死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誠貪既誠
酷則安得但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
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輭則安得但改
教而已乎爲是者有二或欲左遷其人以爲不甚言
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爲
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以
依違本部益無所據宜令撫按有所糾劾直列其狀
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
從之上登極徐階草世宗遺詔錄先朝建言寃抑之
臣浙江人故刑部主事唐樞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
故以大禮大獄得罪者樞得復職聽用而老不可起
俊民既沒得廕子贈官撫臣以聞拱故與階相左因

疏曰我朝規模宏遠君臣義嚴父子恩篤以此號令天下邁隆古而陋近代先帝神聖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宜本心也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托詔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諸臣悉從起用不次超擢立致公卿死者皆有贈廕夫大禮先帝親定以立萬世父子君臣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久頒天下矣今得罪者悉從褒顯則獻皇在廟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何以爲心皇上歲時祭獻二聖之前何以對越豈非欺誤之甚者乎至若大獄及建言

諸臣豈無一人當罪乃亦不論辜功賢愚槩從褒顯無乃仇視先帝與武王反商亦不過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已未聞盡用商家人也臣伏覩弘治間御史彭程稍言先朝妄費孝皇盛怒謂暴揚先帝之失論程大不敬後得免死充軍夫程當日所坐特一語耳上親先帝子議事者先帝遺臣明於上前所爲如此自悖君臣之義傷主上父子恩甚非所以訓天下臣每私心痛恨至于流涕以爲人臣歸過先帝反所爲行私臆既多時矣宜有明者當事者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傍觀者亦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耳目

久塗人心果死歟若始終無一人破其說此無父無君之教也上是其言盡罷諸陳乞者方士王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故用金石藥致世宗疾不起坐論死拱與錄獄復言臣奉命錄獄閱方士金等獄詞不覺隱慟流涕曰先帝受誣至此耶古之人君有殞非命不得正終者名至不美蓋實有其事不能揜諱故以流傳當時取譏後世也我先帝果不得正終實有其事者歟先帝聰明睿智大小洞燭保愛聖體尤極詳愼卽用太醫院一劑亦有御札商搉輔臣安肯輕服方士藥不問可否又安有服傷不言

又復服之此陛下所明知也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本朝希有末年抱疾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妄進藥物致損聖體從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臣不知議者意誣先帝爲不得正終謂先帝何且以陛下父子閒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謂陛下何明坐先帝爲人所害以爲獄詞則何政體大廷之上每歲審錄明道先帝爲人所害以爲口實則何語言金等罪惡當誅自有本律卽坐萬死寧復足惜乃令天下後世信以爲眞則是先

帝抱不白之寃於上天留不美之名於人世宗廟神
靈與陛下孝思憂無大此者上下法司會訊承天門
盡反金等獄詞更坐他罪編發口外拱所言雖故反
階然人以爲有理拱在事敏達果敢至其掌吏部多
快恩讐私親舊門生與趙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所
貶斥皆平日攻巳者貞吉爲之去位拱每選授科道
官卽戒毋擅言大臣過失一時如給事中韓楫程文
皆拱腹心有所論奏盡拱意所欲爲頌拱上前比於
伊周會尚寶司卿劉奮庸建言五事頗有指摘阿拱
意者遂謂奮庸怨望不遷尋端排訾戶科給事中曹

大埜亦拱門生論拱不忠十事言其比嚴嵩尤甚請
以先帝處嵩者斥之上爲拱調大埜外任阿拱意者
不止更目大埜爲奮庸邪黨極力詆譏吏科給事中
涂夢桂劾奏奮庸動搖國是宜亟罷斥而程文言輔
臣竭忠報國萬世永賴不可一日無者奮庸大埜搆
奸傾陷罪不容誅宜示遠竄因摘大埜疏一一爲拱
解辯雖拱自辯不過焉拱上疏抹解奮庸大埜上更
降奮庸一級亦調之外任於是大埜得潮州判官奮
庸得興國州知州士論以夢桂文爲耻而大埜者亦
往來張居正所授居正而爲之者也穆宗崩拱與張

居正高儀同受顧命時今上幼冲居正因陰結司禮太監馮保以圖拱拱顧慷慨直任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寄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勅府部章奏自今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聽冢宰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泄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昧爽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附阿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跟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病悸嘔血三日死其明年有浙東人王大臣者故投充總兵戚繼光三屯營爲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臣巧捷便佞無鬚髯得入一中貴家中貴昵之正月庚子竊中貴巾服闖掖廷直抵乾清宮門外上方出朝大臣色勃股戰以犯蹕執揣驗之男子也袖有佩

刀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戚總兵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據危疑地且禁毋妄指此中自有作用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太監洪先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自是令稱高使改籍曰武進縣郎令家奴辛儒衣大臣蟒袴寸二劒劒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閣老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搒掠死矣因使儒畀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曰與大臣狎款即令誣

拱家奴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較械拱奴而居正前疏傳中外中外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事大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鋭待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萬無此事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滋者居正鄉人亦輿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爲此萬代惡名歸公矣居正强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

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有良心儻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悟揖謝曰苟可効敢不任第後局何以結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何難結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按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卽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禮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較尉入獄詢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

家奴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辯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較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較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此當實言適高家奴逮至希孝雜諸較中令物色大臣不辯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閣老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强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異日能免誅夷耶皆曰馮公已爲具詞而張閣老改四字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强再問爾言高閣老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閣老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劒曰馮家奴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汚獄使耶遂罷保外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太監者年七十餘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閣老故忠臣而何爲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忠臣張蠻子奪他首相必殺之我輩內宦何須助彼保大

沮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彼居正齮齕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久之卒當拱爲相時其妻姪張孟男爲尚寶丞往來甚踈歲時起居拱拱與其妻置酒便坐爲曲宴孟男終日無他語拱語孟男於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孟男以拱故四歲不遷官及拱跟蹤去國拱向所私門生親舊率匿景裹足孟男執簞四脛脯追而送之郊拱下韋藩木楗執手帷以爲席鞍以爲几對酌而別臨別拱握孟男手流涕曰吾向以爲子少我也我亦少子今吾忝子也孟男曰公何言也夫能不盡于公也者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後仕至南戶部尚書拱無子賜謚曰文襄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嘉靖中虜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貞吉厲聲阻和者語在世宗及沈鍊記世宗壯之召入左順門使疏便計貞吉請急遣才猷辯博之士詣諸將營賞軍以厲其氣仍許開損軍令令壯士人自爲戰懸重賞招之逗遛觀望者誅無赦上即授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

貞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上怒曰貞吉宣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解下錦衣鞫問廷杖之謫荔波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乃佯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外相去各數百里貞吉僦民車致金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遠去宣府軍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然一時忠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召入爲禮部尚書頃之令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隆慶三年也面恩之日上令盡心輔佐贊理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事紀綱邊防廢弛實多臣不敢負委誓捨身爲陛下任事退語高拱曰數十年人臣黨比成風共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居頃之虜數

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
岢棄鎮遠屯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旬日
虜去其學秋輙爲岢等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宦
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皆駁劾請治罪兵部覆奏降
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
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
持祖法國是公論淸議以斷之夫主將不固守自有
正律祖法也皇上初年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
邊臣竦然振厲國是也儒臣鹵等所劾奏公論也當
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淸議也大同失事耳目

昭然當事者不詘人以伸法乃詘法以伸人臣老矣
與參謀斷欲爭不能効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
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戎務其疏曰高帝定萬世之
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所以杜前代强臣握兵之
害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
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
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
聚爲營既歸卽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
當時常有戒嚴征代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
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

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夫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

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代鸞者鎮遠侯寰寰知退讓自守保勳名而已營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可知蓋皆緣輕變祖宗之法是以將強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虜爲隣兵將若此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諸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

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兵常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嘉納下兵部集議明年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統遣文臣巡覆較閱收戎政印則如貞吉言是時上特以貞吉故重其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都察院乏人命貞吉兼攝免奏事承旨貞吉既以議大同功罪與霍冀不協冀論貞吉營制亦不盡行會給事中楊鎔劾冀鎔者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因上言貞吉專權亂政謝恩數語非所宜言貞吉言向臣所論大同事實發冀短臣知公家之務而已不意冀用私情憾臣夫兵權貴分練兵亦貴分古法也分府設將分營練兵祖制也人情畏難衆口多猜言不盡行臣亦何憾臣入閣之日經筵面恩禮也皇上諭臣數語臣稽首仰荅夫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猥鄙可無一言仰酬明聖向畏避忌默默而退有君無臣不辱清朝羞汗簡乎豈不聞高宗相傅說命曰

鹽梅命曰舟檝又不聞唐姚崇拜相之日要說十事臣雖才謝元之官非宰相獻納數語卽爲冀所持則伊傅周召房杜韓范憂危甚多非誕則給也臣名在五輔之後身居獨立之邊入朝唯影隨形居家無賓入幕豈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哉乞容臣致仕歸守丘墓上罷冀留貞吉如故陝西盜汪二等遯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奏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故起鄖陝貽害川徼雖有虜劫未甚挫衂遽爾更置巡撫倘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己愛民省事任怨蜀中旱荒流困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便欲去之是奪蜀民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臣異同難一毀譽之口難調則常憂讒畏譏而論事之臣不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業之士從此懈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許調用是年虜把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卽位以來者盡行考察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干聖怒薄示之

罰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
豈無赤心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槩波及盡行考察
誠恐所司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
如地偶有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宋事皆因鉤致
黨人之罪遂致才俊銷磨國社空虛祖宗設立科道
官詩之風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
或不當受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踵漢唐宋
鉤黨之弊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爲此營
挠豈有要市實欲爲國家養護元氣愛惜人才尊顯
皇上之神聖上報有諭是時掌吏部者大學士高拱

貞吉亦以掌都察院同受事考察既考所罷黜皆前
後得罪拱者貞吉挠解不得至于日中輒語拱曰大
有之世匪彭無咎孔子曰明辯哲也夫哲人知幾知
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
可保又何必極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吏科都給事
韓楫者拱門生論貞吉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貞吉疏
辯乞歸疏末言當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擅
權上手詔許致仕萬曆中卒贈少保賜謚文肅貞吉
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
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諸山

巡撫蔡汝楠逾而問學貞吉爲列圖明三教所繇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僊者見之謂之僊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碍出世之體末就而卒文章高朗雄健其爲人英偉慷慨至老不衰弟曰蒙吉舉鄉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陰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郎曰徐階承嚴嵩之後曲以成君猶不免容悅之誚高拱勇於敢爲雖不稽衆觀理顧其心在國家幾陷大戮鷙愎之過歟貞吉意氣自好躁亦不免其言論風采可想見矣